

生产方式作为权力轨迹

阶级、剥削、意识、反抗、保障、意识形态与控制论生产方式

作者：H.G.H.

目录

1. 总体原则
2. 阶级的定义
3. 建造者与控制者
4. 先后被剥削的人类能力
5. 掠夺生产方式
6. 农业生产方式
7. 工业生产方式
8. 控制论生产方式
9. 生产方式的累积与旧形式的重新利用
10. 人的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
11. 从亲身经验到集体意识
12. 阶级的凝聚与解体
13. 被支配者的累积与反抗
14. 沟通以及通过共同经历实现统一
15. 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
16. 控制论信息回路
17. 通过灾难进行控制论式调控
18. 反抗、保障与阶级重组
19. 保障以新形式被重新夺回
20. 人的物化与压缩
21. 控制论生产方式的终极矛盾
22. 历史的一般动力
23. 总结

1. 总体原则

阶级关系始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土地、武器、机器、金钱、制度、平台、网络、算法或数据，从来都不是阶级。它们只是某些人用来组织、控制或剥削另一些人的活动的手段。

因此，阶级社会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持久的张力：一边是建造社会生活各种手段的人，另一边是拥有权力去控制这些手段、引导其用途并占有其部分成果的人。这一矛盾并不意味着各个人群在历史中始终保持不变。相反，它们不断重组。但这一矛盾提供了一条理解历史变迁的连续性原则。

历史不能被缩减为纯粹的经济过程。生产构成阶级关系的物质层面，而对这种关系的意识、意义、记忆和表象构成其人的精神层面。这两个维度相互改变。

2. 阶级的定义

被支配阶级首先由它所经历的生活来界定。它共享依赖、约束、暴露于权力之下、劳动、风险或低自主性的条件。这种共同经验甚至可以先于个人意识到自己构成一个阶级而存在。

支配阶级首先由它所剥削的东西来界定。因此，核心问题不仅是它拥有什么，而是它能够组织、控制并转化为何种优势、剩余和权力的人类能力。

这种定义是关系性的。一个来自被支配群体的人，如果参与组织对其他人的剥削，就可能进入支配阶级。反过来，一个原先的支配者也可能失去支撑其地位的手段，从而进入被支配的处境。社会出身并不必然决定阶级归属。

3. 建造者与控制者

根本原则是：社会主要由被剥削者建造。他们繁衍人类、耕种、建造、制造、运输、设计、发明、组织、维护、传递，并维系社会和信息回路。具体的社会现实由他们的活动生产出来。

因此，支配阶级并不是由“建造”这一行为来定义的。它由控制这些建造成果以及生产、组织和流通手段的能力来定义，并进一步引导和占有被生产出来的一部分成果。

历史的根本矛盾因此存在于“建造手段”与“控制手段”之间。使系统运转的人，也正是其活动对系统再生产不可或缺的人。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的这种依赖，构成了后者潜在集体力量的物质基础。

4. 先后被剥削的人类能力

可以区分四个主要的历史性人类剥削中心：妊娠与生殖、身体力量、生产性智力，随后是激情与社会认知。这些形式并不是机械地彼此替代。新的形式叠加在旧形式之上，对其进行重组，并可能以新的形式重新激活旧的剥削。

因此，历史顺序应被理解为剥削重心的移动。一个社会可以继续剥削身体力量，同时把生产性智力变成主要的积累来源。同样，控制论生产方式可以继续剥削妊娠、力量和智力，同时把激情、注意力和行为置于中心位置。

5. 掠夺生产方式

掠夺生产方式把生殖能力的剥削置于核心位置。女性可能被支配群体当作一种资源，用于维持人口连续性、繁衍群体并产生未来的战士。

必须严格区分“被剥削的东西”和“被积累的东西”。掠夺中夺取的财富、领土、牲畜、金属或俘虏，是占有和积累的对象。它们并不必然是构成内部阶级关系的人类能力。

6. 农业生产方式

在农业生产方式中，剥削更集中于身体力量。土地、水、储存、债务、个人义务或强制机制，为某些人剥削另一些人的体力劳动提供了支撑。

土地是阶级关系的一种中介手段。真正重要的是那种人的组织形式：它使某些人能够决定对必需资源的获取，并从他人的劳动产品中抽取一部分。

这种生产形式的扩张，也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处于相似条件之下。一旦这些经验能够被分享和识别，它们就可能成为共同意识和反抗的基础。

7. 工业生产方式

在工业生产方式中，剥削不再只针对身体力量。它同时动员技能、诀窍、学习、协调和生产性智力。机器并不取代这种人的智力；机器提供一个框架，使这种智力能够被组织、纪律化并提高生产率。

劳动者集中在城市、作坊和工厂，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后果。大量个人开始在相近地点经历相似处境，拥有共同节奏和类似的劳动条件。这种接近促进了彼此识别。

印刷、新闻、工人组织、交通和集体制度进一步提高了沟通能力。个人经验因而能够更迅速地转化为集体意识和有组织的行动能力。

8. 控制论生产方式

在控制论生产方式中，激情、注意力、欲望、行为、关系和社会认知成为可以直接剥削的能力。人的活动产生信息，而这些信息可以被用于预测、分类、引导或改变行为。

因此，剥削不再必然局限于正式工作时间。普通互动、选择、移动、反应、偏好或关系，都可能参与生产价值和信息权力。

控制论生产方式还以远距离协调分散活动的能力为特征。物质生产、金融、物流、消费、沟通和测量可以属于同一条链条，而无需共享同一领土或同一时间。

9. 生产方式的累积与旧形式的重新利用

当一种新的剥削中心成为主导时，旧的生产方式并不会消失。旧结构继续存在，并常常被整合进新的组织之中。因此，历史转型更像是层层累积，而不是彻底替代。

控制论生产方式在这一点上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把妊娠、力量、智力和激情同时重新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测量、协调和剥削装置。

这种重新整合的能力，使旧的剥削形式可以通过新的中介重新出现：合同、市场、技术、平台、中介机制或新的法律形式。

10. 人的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

人的存在包含两个方面：物质方面和人的精神方面。物质方面涉及生产、生殖、劳动、基础设施、技术、占有、剩余和积累。

人的精神方面并不指任何超自然的东西。它涉及意识、意义、记忆、价值、想象、身份、对自我和群体的表象、相互识别，以及形成集体计划的能力。

一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可以客观存在，但只有当其物质经验被转化为集体意识时，它才成为一种历史力量。物质提供条件；人的精神维度使人能够解释这种条件、分享它并对其采取行动。

11. 从亲身经验到集体意识

被剥削，并不自动意味着知道自己正在被剥削。个人知道自己受到支配，也并不意味着已经认识到其他人正在经历同样的处境。集体意识需要分阶段形成。

亲身经验首先必须能够被命名、比较和识别。当人们理解到自己的困难并非只是个人问题，而是来自共同关系时，他们才可能开始把自己理解为属于同一种处境。

这种认识随后可以转化为组织。只有到这一阶段，一群被支配者才会转化为能够集体行动的历史力量。

12. 阶级的凝聚与解体

阶级凝聚从来不是既定不变的。无论被支配者还是支配者，都可能加强凝聚，也可能发生解体。被支配者可以因身份、地域、职业、策略或对自身处境的不同解释而分裂。这些分裂会削弱共同行动能力。

支配阶级同样可能解体。竞争、利益冲突、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背离或倒戈，都可能削弱其共同捍卫支撑自身的剥削关系的能力。

当被支配者的凝聚力上升，而支配者的凝聚力下降时，历史转型尤其可能发生。反过来，即使被支配者人数众多，只要他们高度碎片化，支配也可能长期维持。

13. 被支配者的累积与反抗

支配倾向于制造自身的极限，因为它不断增加经历共同处境的人数。一种生产方式扩张得越广，就越可能增加被置于同一种结构关系之下的人。

但人数本身并不够。反抗还需要足够强烈的共同经历、足够的沟通、集体意识以及组织能力。镇压与碎片化能够延迟或阻止这一转变。

当人数、共同经历、意识与组织汇合时，就可能达到临界规模。此时，反抗成为支配内部生成的产物，而不只是来自外部的冲击。

14. 沟通以及通过共同经历实现统一

通过共同经历实现统一，存在于所有生产方式中。受到生殖剥削的女性、奴隶、农民、农奴或工人，都可能认识到共同处境。历史中真正变化的是沟通手段的力量。

在古老形式中，交流可能仍然微弱、地方化而且不连续。随着城市化、交通、新闻和集体组织发展，分享经验的能力增强。在控制论生产方式中，交流可以变得全球化、快速而密集。

因此，控制论生产方式呈现出一种特殊矛盾：剥削在地理上、时间上、法律上和文化上是分散的，但经验却仍可在极大尺度上被比较。正是同一个在物质上分散被剥削者的网络，也可能促成他们在精神层面的重新统一。

15. 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被定义为一种被建构出来的虚假阶级意识，其作用是腐蚀阶级意识，使其失效。它并不指全部的人类思想、价值或表象。它更具体地指那些遮蔽、歪曲、自然化或合法化真实剥削关系的表象。

意识形态发挥一种黏合剂的作用。它试图使支配变得可承受、正常、不可避免或正当，从而限制亲身经验向集体意识的转化。

意识形态也可以作用于支配者，为他们提供一种证明自身地位合理的表象。它因此既有助于支配阶级凝聚，又削弱被支配者识别其共同处境之统一性的能力。

16. 控制论信息回路

在控制论生产方式中，意识形态不再只是由彼此相对分离的制度传播。它可以通过一个结合物质基础设施与抽象结构的信息回路来管理。

物质维度包括网络、服务器、终端、平台、媒体和技术装置。抽象维度包括数据、类别、模型、叙事、符号、排序和推荐。

这一回路观察行为，把经验转化为信息，选择表象并再次分配这些表象。由此产生的反应又成为新的信息。意识形态因此可以变得具有适应性，可以被测量并不断调整。

17. 通过灾难进行控制论式调控

灾难是特别强力的调控事件，因为它们能够迅速改变行为、期待和激情。恐惧可以增加对保护的需求，改变接受的阈值，并促成某些控制形式。

灾难可以被有意制造、被放大，或者在出现之后被利用。无论其起源如何，一场灾难都可能成为控制论系统的一种操控手段。

人们的反应被观察、测量和解释。叙事、装置和规则随后可以被调整并重新注入系统，由此产生新的行为和新的信息。

18. 反抗、保障与阶级重组

反抗并不必然导致支配阶级被整体替换。可能出现多种结果：胜利、镇压、妥协或重组。

在部分失败的情况下，一部分反抗者可能被吸收进新的秩序，而旧支配阶级的一部分则保留或转换其资源。新的支配阶级于是可能由旧支配者与出自反抗的人之间的部分融合形成。

相反方向的运动同样存在。一些支配者可能因利益、意识、竞争、恐惧或预判而倒向反抗者。因此，阶级边界是可以穿越的，即使剥削关系依然存在。

19. 保障以新形式被重新夺回

反抗能够产生持久的保障。例如，婚姻、血缘与亲子关系的确认、某些身份地位、某些财产权或使用权，以及后来的工资与社会保障，都可以被理解为历史力量关系中产生的、限制剥削的制度形式。

这些保障具有双重功能。它们真实地保护被支配者，同时也有助于稳定系统。限制更多的支配可能比毫无限制的支配更持久。通常还会有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与之相伴。

下一个周期可能绕过这些保障。过去受到保护的一种能力，可以通过合同、市场中介、技术创新或新的法律资格再次变得可剥削。例如，代孕可以被研究为对妊娠能力的一种重新配置。这里并不是断言所有形式的代孕都等同于古老的剥削，而是提出一个问题：一种人的能力，是否会因为中介形式的改变而重新进入剥削领域。

20. 人的物化与压缩

控制论生产方式的极限趋势，是把人分解为可以分别测量和剥削的功能。妊娠、身体、力量、智力、注意力、欲望、记忆、身份、想象、关系和行为，都可以被当作彼此分离的维度，分别评估、合同化或调控。

这种碎片化造成对人的压缩。主体把自己体验为一个整体，而系统却倾向于把他当作功能与数据的组合体来处理。因此，矛盾不再只涉及某一种具体活动，而是涉及人的统一性本身：人被当成一组“拆散的零件”来处理。

21. 控制论生产方式的终极矛盾

所谓“终极的”控制论支配阶级，是指能够同时协调从以往生产方式继承而来的各种剥削形式的支配阶级。妊娠、身体、力量、智力和激情于是都可以被纳入同一个信息系统。

这一动力的理论极限是彻底物化：完整的人本身成为潜在的剥削领域。但这种总体化同时也制造了自身的矛盾。剥削越趋于普遍，人们就越有可能透过各种不同表现，识别其共同的统一性。

碎片化于是可能产生其反面。遭受不同形式攫取的人，可以理解这些形式都属于同一个分解人的过程。潜在的反抗不再只针对某一项特定保障，而是针对这种总体物化本身。

22. 历史的一般动力

历史的一般动力，是定义并控制各种手段的人，与建造这些手段的人之间的斗争。即使行为者、技术和制度发生变化，这种斗争仍贯穿不同的生产方式。

支配造成被支配者的累积。累积产生形成意识的潜力。沟通把孤立经验转化为共同经验。集体意识可以产生组织，继而产生反抗。反抗又可能产生保障、阶级重组或新的剥削形式。

因此，历史呈现为一系列周期：剥削不断创造自身被质疑和反抗的条件，而新的权力结构则学习如何吸收、绕开或重新组织此前周期中获得的成果。

23. 总结

生产方式可以被描述为建立在人类能力剥削之上的历史性权力轨迹。妊娠与生殖、身体、身体力量、生产性智力，随后是激情与社会认知，构成这些剥削的主要连续中心。

旧形式并不会消失。它们继续存在、发生变化，并可能被重新激活。控制论生产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能够协调这种累积，并把人的物质维度与精神维度整合进信息、测量和引导的回路之中。

在所有生产方式中，被剥削者建造社会世界，而支配者定义、控制并占有这种建造活动所产生的一部分成果。共同经历可以变成集体意识。意识可以变成组织。组织可以变成反抗。反抗可以走向阶级的废除。

控制论生产方式最深刻的矛盾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形：人被当作一组可以剥削的物质或精神功能来处理，而他仍然把自己体验为一个整体。压缩越强烈，重新夺回人的统一性的需要就可能越强。这种张力构成控制论物化潜在的历史极限。